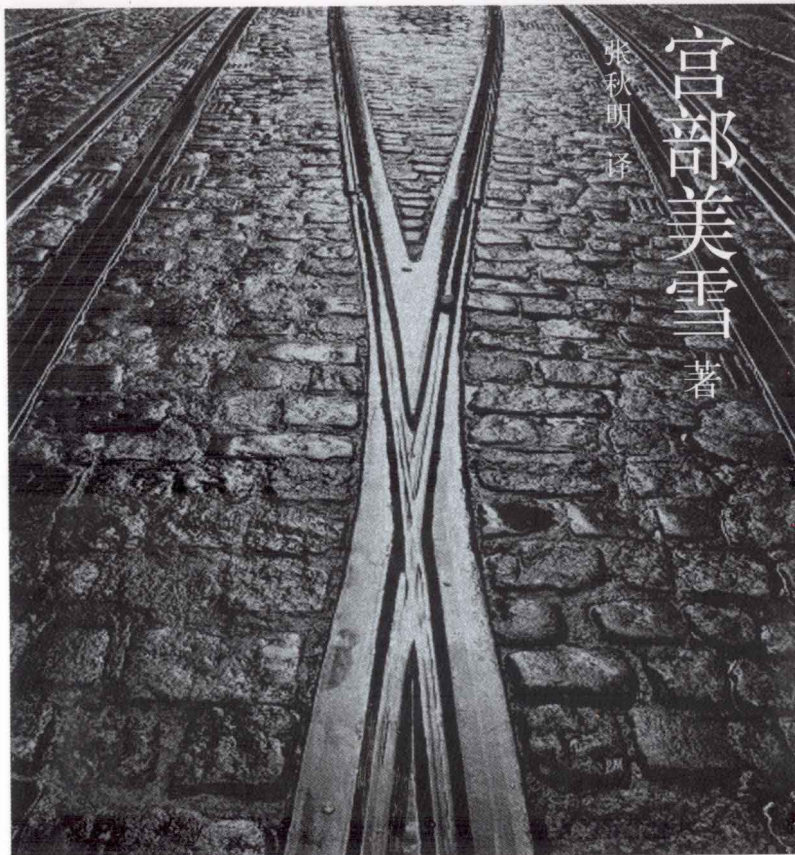


模仿犯

BOOK3



张秋明
译

宫部美雪
著

Miyabe Miyuki

“没有相当智慧的人犯不出完美的罪行：真正完美的犯罪，必须以绝对的恶为基础。”

南海出版公司

模仿犯

BOOK3

[日] 宫部美雪 著
张秋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模仿犯BOOK3/〔日〕宫部美雪著;张秋明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6

ISBN 978-7-5442-5886-9

I. ①模… II. ①宫…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591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9-163

MOHO HAN

by MIYABE Miyuki

Copyright © 2001 MIYABE Miyuk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ogakukan Inc.,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SAWA OFFICE,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模仿犯 BOOK3

〔日〕宫部美雪 著

张秋明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杜益萍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4.75

字 数 420千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886-9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BOOK3

如果有办法对父母隐瞒真相就好了，真希望可以不说出这种事。

——希拉里·沃：《案发当夜下雨》

随着岁末到来，寒风益发刺骨。

每次自动门发出声音开关时，夹杂着落叶的冷风便顺势侵入。客人一个个都缩紧了脖子，似乎很怕冷。

“有没有昨天临时增刊的《日本时事纪录》呢？”一个刚进来的穿着像大学生的年轻男子走近收银台询问。半天之中，这已是第八个问同样杂志的客人了。不对，我去医院的时候应该还来过其他客人，所以询问的人更多吧。正在拖地的塚田真一停下手，抓着拖把的长柄，伸长脖子探听收银台的情况。

“真是对不起。”店长道歉说，“本店不卖《日本时事纪录》。一般便利店多半是摆《周刊现场》之类的杂志。”

“哦？”年轻男子遗憾地挠挠脸，害羞地笑道，“中午过后我到处找，几乎所有书店都卖完了。”

“听说好像是。车站的小卖部也没有吗？”

“没有，他们也不卖这种杂志。”

“大概本来发行量就不大吧，平时也不是很畅销嘛。”店长说得起劲，“这次临时增刊，出版商大概也没料到会卖得这么好吧。”

“大概是吧。”年轻客人说声“对不起”后，什么也没买便离开了。大概还想多找几家书店和便利店，只见他快步穿越门口的斑马线。

一对年轻情侣站在店里的冷柜前，从刚才起就边聊天边讨论买什么冷冻食品和冰激凌好，或许是听见收银台的对话，这时竟问：“《日本时事纪录》是什么？”

真一发现居然有人什么都不知道，不禁有些惊讶。

“是电视新闻节目吗？”女孩说。

“新的节目吗？”男孩依然注视着冷柜。

“刚才他们不是提到车站的小卖部吗？”

“那就是杂志了。”

“既然快卖光了，不买是不是太落伍了？我也好想看哦。”

“要不去书店看看？”

“真麻烦，这里不卖吗？”

真一忍住笑，继续拖地。不久前一个带着小朋友来买牛奶的少妇，不小心打破了三瓶汽水，害真一工作量增加。

听见别人的对话，担心赶不上潮流，希望也有同样的东西，但其实对说话的内容一点也不了解。真一心想，这对年轻情侣与其作为《日本时事纪录》的读者，更适合当被采访的对象，标题就是“现代游手好闲男与一搭就上女的最新恋爱观”。但自称是专业时事报道的《日本时事纪录》才不会写出如此耸动的标题吧。

自动门又开了，这次进来的是一个穿着围裙、年约四十的女子，也是开口询问《日本时事纪录》。店长只好再次道歉，女子转身便离去了。那对年轻情侣终于离开了冷柜，却又在日用品货架前笑闹嬉戏。真一擦完地，拎起抹布，走进办公室。

“辛苦了。”店长温和的眼神透过眼镜伴着招呼声投射过来。

“我收拾好后就帮忙收钱。店长还没吃午饭吧？”

快两点半了。真一已提早用餐，继续工作也无妨。

和店长交接后站在收银台前，马上又有客人来问《日本时事纪录》。店长说同样的话致歉。来客是年约五旬的老人，应该是在附近的工厂上班，穿着油迹斑斑的工作服，身上满是机油味。因为香烟没了，顺便来买杂志。是吗？没有呀，真可惜。工厂的收音机整天开着，新闻广播里提到《日本时事纪录》临时增刊很好看，把这次杀人事件的凶手写得跟小说一样精彩。老人看起来很亲切，真一差点就说溜嘴：“这次临时增刊的报道是我认识的人写的。”相信老人一定会高兴地说：“真的吗？原来是

小伙子认识的人写的。真厉害。”

前畑滋子的报道决定刊登在《日本时事纪录》上，是在该案还在进行期间。当滋子写好初稿时，因为两名嫌疑人因车祸死亡，整起事件迅速收尾。编辑部召开编辑会议，决定在十二月一日发行以连环诱拐杀人事件为专题的临时增刊，原本预定放在《日本时事纪录》的滋子的报道也将改载到临时增刊里。

凶手死亡已经过了一个月。没日没夜像发了疯似的制作特别节目的电视台，大概也找不到话题了，这个星期顶多只是在白天的社会新闻中提到后续情况，在晚间新闻里整理十分钟的迷你专题报道。等下一则大新闻进来，媒体又将追新话题，该事件就会被遗忘殆尽。

为了挽回在时效性上相对于电视媒体的劣势，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持续审慎而详细地报道一个月来事件的经过，还是赢得了许多读者。他们并没有放弃这一事件，只是因报纸、周刊等版面有限，苦于不能完整报道。

而《日本时事纪录》的临时增刊出得正逢其时。电视台已经放手了，报章杂志又报道不完，知名时事评论家、非文学类作家出书还要一段时间。利用这个空当，为了满足想进一步了解案情的读者，提供现在的进度，于是推出这期临时增刊。

销售情况超出预期，并非不可思议。社会大众都很想知道那两名凶手做了什么、心中所想及生平、事件的详细过程、若非因车祸死亡还会做些什么等。杂志社只是帮读者整理已知的事实，让他们安心。

“《日本时事纪录》是周刊，还会有续集。”

“真的吗？”

“当然。听说他们将追踪报道那起事件，而且有一个女作家正在全力调查。”

“那真不错，希望他们好好努力。我真想知道是哪里出错了，社会才会养出这种怪胎！”

收回香烟和找的零钱，老人依然一身油臭地出了店门。真一对着老人的背影大喊：“谢谢光临。”心中则想：“滋子，你算是出头了。”

一种淡淡的、有些温暖、有点“结束了”的轻松感在真一心中涌起。

这阵子滋子很忙，连坐在一起吃饭都很难。过去都是滋子做饭，这些日子真一和昭二只好从超市买来便菜和豆腐酱汤应付晚餐。现在连载第一期已经出刊了，这个星期前畑夫妇至少会有一次机会坐在厨房的餐桌前吧?!说不定就是连载成功出击的庆功宴呢。

到时候真一将对前畑夫妇道谢，感谢他们过去的照顾，他决心离开他们家了，为此他已偷偷留意过几个提供住宿的工作机会。

会不会被挽留还很难说，或许滋子会挽留，但昭二绝对不会。

确定连载、送来打样校正时，滋子独自窝在书房里奋战。昭二曾偷偷对真一说：“真一，你不觉得反感吗？”

真一本以为会被滋子问这种问题，没想到竟是昭二，有些吃惊。

“反感什么？”他反问。

昭二摸着后脑勺，有点难以启齿。“滋子写的是犯罪文章。虽然不是你家的案子，但是残酷和不人道的程度没有差别。滋子又不是亲属，也不是警察，更不是研究犯罪心理的学者或报章杂志记者，不过只是自由作家，跟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她却到处调查写成文字，关于凶手也是凭推测下笔，我倒不是说这种事没有意义。除了滋子以外，今后还会有很多人就该案件写出很多东西吧，这也是一种必要。毕竟是集思广益探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今后该如何防范悲剧重演。”

“也许吧。”

“可是结果你看……写的东西被广泛阅读，对滋子而言算是好成绩吧。算是成就吧。说不定收入会多一点。但是你不觉得反感吗？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的第三方获得这种待遇，不是很奇怪吗？你不觉得是利用别人的不幸来赚钱吗？”

真一以为会被滋子问这个问题，所以早有了答案。他回答：“我的确这么认为。”

昭二心中早有意识，但听见真一的回答还是露出痛苦的表情，像是在说心中早做好了准备，却没想到对方回答得那么直接。

“哦？原来你也这么想。”

“是的。所以我认为滋子的文章开始连载后，我就不能继续待在这里了。”

昭二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一边点头一边抚摸着脸颊说：“你会生滋子的气吗？”

“当然不会，我没有生气。我很感谢她。”

“可是滋子让你住在这里，就是因为你是那起事件的最初发现者，不是吗？她把你当作采访来源，在利用你。”

“我觉得不只是这样。你们是为了帮助处于困境的我，我真的很感激。”真一努力找出词语表达。他心意已决，没有任何困惑，但是要对他说明自己明白的事，他不是很在行。“就像你说的，为了探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今后该如何防范悲剧重演，所以调查犯罪经过、推测凶手的想法等是有必要。滋子的工作很有意义。而且不止如此，女性从事这样的工作也显得意义非凡。残酷犯罪的牺牲品大多是女性，不是吗？可是到目前为止女性出来发言或写文章，叫作评论家是吗？社会上却还很少。”

“哦，说得也是。”昭二一脸疑惑。

“我希望滋子继续努力。但是在她身边又会觉得难过。会胡思乱想，甚至认为什么评论家嘛，评论的是别人的事所以很轻松。这样我不好受，滋子也会不好过。”

“嗯，我也这么认为。”昭二慢慢点头，并回头看着滋子的书房，“你会难过是正常的，因为难过想保持距离也是应该的。但如果是因为怕滋子不好受而逃避就不行。本来就该做好心理准备，难过是必然的。如果你难过得受不了，我不会说什么，也没有资格说什么。但要是你本身没问题，只是为了滋子才那么做，那就不对了。你不需要对滋子过于在意，没必要宠坏她。”

昭二的话意外地尖锐而严厉，真一不禁又看向昭二的脸颊。他依然凝视着滋子的书房，没有注意到真一的视线。这反而更能让人看透他的内心世界。

昭二毫无防备的脸颊似乎在对真一诉说：一如他刚才所说，为了让大

家探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今后该如何防范悲剧重演，滋子做的工作有其必要。但是问一百个人关于犯罪报道的看法，大概都会说出同样的话。对于这种标准答案，昭二本人似乎不能完全认同。安慰自己必须这么想，但内心深处还是不太能释怀。那些不能释怀的部分，说不定比真一的还严重。那种难以言喻的不适感，或许比真一在旁看着滋子工作更难过、更麻烦。

滋子以前说过，当初既没有刊物、也没有哪家出版社委托她写失踪女子的专题时，最鼓励她的人就是昭二。“滋子，你一定能写的！这报道只有你才写得出来，加油。”

如果当时他的鼓励是真心的，那现在退缩的姿态就算是卑鄙了。说什么失踪和连环杀人不一样，这种借口完全说不通。报道就是报道，悲剧则是悲剧，不应等同而论。

但是，那样支持鼓励滋子的昭二，和现在浮现不安表情的昭二，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昭二呢？并非说哪一个说谎哪一个真心，只是因为两者只能有一个，他才会这般苦恼。

忽然间真一想，他们两人之间不会有问题吧？

是我太多心了，真一扔掉这种想法。如果滋子的文章受到好评，昭二一定也为她高兴，而且引以为傲。这样现在所说的这些话，就算没有忘掉，也会收在心中的角落。

后来昭二再没有提起这件事。一如真一的预测，《日本时事纪录》第一回连载大受好评。昭二果真十分高兴，去书店买了好几本回来，分给工厂的员工，在真一面前也毫不掩饰愉悦的心情。那时说不要宠坏滋子的严厉表情，简直已不复想象。

离开这里吧。真一的决心越来越坚定。已无法跟前畑夫妇一起住了。

真一手搭收银台，隔着玻璃窗看着外面，不禁叹了一口气。我也有自己的将来要考虑……必须好好想想未来的事。

自动门又开了。真一条件反射般喊道“欢迎光临”，视线同时移向刚进来的客人。

眼前站着的人是樋口惠。

离开石井夫妇家到现在租的地方住下，已经过了数十天。其间真一经常会梦到樋口惠。有时候是晚上做的梦，有时候则在大白天，大概就是所谓白日梦吧。

夜里的梦，不管场景如何变化，总是真一拼命逃跑，樋口惠紧追其后。现实生活残酷地反映在梦中，真一咬着牙，冷汗直流，浑身颤抖地逃离。醒来的时候，一如启动了紧急脱逃装置似的从梦境中跳出来。有时候醒来了，被子下的双脚还在前后移动，似乎还想继续逃跑。

而白天做的梦时间较短，几乎都只是一瞬间。例如在站牌前等公共汽车时，车没有准时来，身后的队伍已成长串。真一随意一回头，发现樋口惠就站在队伍的最后面。或是前畑滋子让他到超市买些晚餐的材料。在宽阔的店里，真一一手拿着购物清单一手推着推车在货架中穿梭，忽然一转弯就会看见樋口惠挡在前面的通道上。

在白日梦里，樋口惠没有追真一，甚至没有发现真一就在附近。真一看见对方，心想必须在被发现前赶紧离开，所以十分恐慌。但是用力咽一咽口水，眨一下眼睛，瞬间之后樋口惠便消失在等车的队伍后面或是超市内的通道上。他看错了，因为他将根本不存在的樋口惠想象成形。其实只是幻觉。

然后他就会沮丧一段时间。为什么我会这么害怕？为什么我会害怕到看见不存在的形象？

当真一隔着便利店的收银台看见樋口惠出现在面前，一时间还以为又是幻觉。不过是一种新式白日梦，眨一眨眼就会消失。

但实际上，真一不但眨眼睛，甚至连呼吸都快停止了。他就像个傻瓜般盯着樋口惠的脸。比起印象中的她——出现在梦中或幻觉里的，眼前的少女似乎更丰满，头发也剪短了。白色蓬松的毛衣搭配蓝色牛仔褲，一身新衣服。在店里灯光的照射下，毛衣的纤维闪闪发光。

“你好。”樋口惠张开涂抹了淡粉色唇彩的嘴唇，招呼道，“原来你在这种地方，总算让我找到了。”

真一的胸口开始作痛。因为一直闭气，倒也难怪。一股想大声叫喊的冲动呼之欲出。他希望大叫着冲出收银台、穿过自动门逃到外面，从此再也不回来！

就在这时，那对情侣来到收银台前，推开樋口惠，将购物篮咚的一声放在收银台上。如果不是这样，真一也许真的会逃走。他像是被打了一巴掌似的清醒过来。

男孩一脸不耐烦地看着真一，女孩挽住男孩的手臂也盯着真一。樋口惠看了那对情侣一眼，退到一旁。

“欢……欢迎光临。”

真一将东西从篮里取出开始敲打键盘，手指颤抖着。为了不打错价钱，他放慢动作。男孩不耐烦地晃动身体，女孩则靠在他身上，嗔声嘟气地说：“待会儿要不要上宾馆呢……”

不管是怎样的噩梦或幻觉，都没有出现过樋口惠站在一旁盯着真一在便利店工作的情形。而现在真一恍如置身梦境。因为是做梦，身体无法自在地活动；因为是做梦，双脚抖个不停。

递出商品，低头说声“谢谢光临”。那对情侣走出店门离开后，真一便不得不直接面对噩梦。

“好久不见。”樋口惠回到收银台前说话，语气就像暑期没有碰面的同学在开学时打招呼一般轻松。她还面带笑容。

真一将视线移开，固定在收银台上。身上一阵寒意。

“我不想和你说话。”还来不及思考，话便出口了。

“你不能不跟我说话。”樋口惠还是那副语气，而且笑出了声。

“我不想跟你说话，我跟你没有话说。”说到这里，怒气总算压过害

怕，真一抬起头，“我已经要求你的律师叫你别再纠缠我了。你的律师也说了：这样做根本帮不了你爸爸。你还是回去吧，回去是为了你好。”

令人吃惊的是，樋口惠反而笑得更开怀。真一头一次发觉她简直可说是长得很漂亮。

不对，她本来就是很可爱的女孩。只是她的情况让她魅力尽失。尽管憔悴，但本来就是美女。一如真一要不是处于这种情况，又怎会被同龄的女孩追得走投无路呢？他可不是胆小鬼！

现在的樋口惠看起来真的很美，很平静，和过去不断追着真一跑的樋口惠简直是判若两人，跟那个歇斯底里、又哭又叫的女孩，好像有根本的差异。

那“根本的差异”让真一警惕起来。对方换了战略，我得小心应付。

“律师没跟你说吗？继续缠着我也没用。我根本没打算听你的，我不会去见你爸爸。你的律师也说了：‘要受害者家属去见被告，那是不可能的。’”

“不是不可能。”樋口惠就像严厉的语文老师一样，挑高眉毛纠正真一的语病，“如果你坚持要去，自然就能见面。”

“我才不想去呢！”

里面办公室的门开了，店长走了出来。他对着樋口惠喊了声“欢迎光临”。真一就像找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看着店长。

店长走过来，用目光询问：出什么事了？

该怎么说才好呢？正当真一犹豫之际，樋口惠朗声问道：“对不起，你是店长吗？”

“是的，我是。”

“真一劳你多照顾了，我是他的堂妹。”樋口惠礼貌地鞠躬致意。

店长笑道：“原来是这样。”同时摆出“你害什么羞”的表情嘲笑真一。真一如鲛在喉。

店长虽是前畑昭二的朋友，但并不知道真一的遭遇。若要说明，就得从头说起。

“店长，真一其实是个令人头疼的孩子。”樋口惠亲切又有点口齿不

清地说。这是她第一次尝试这么说话。“这家伙居然离家出走，就因为他爸妈吵架。我是来带他回家的。”

“什么，真的吗？”店长吃惊地回头看真一，但真一只注视着樋口惠。满口谎言的她，神情竟然可以那么天真无邪！

但她的眼睛没变。靠近仔细一看，就能发现一点都没有变。尽管她不大哭大叫，但本质是一样的。她抬起下巴一笑，灯光在她的眼睛里闪烁。光是看到这一幕，真一就已经了然于心。

如果斥退樋口惠，不知道她会做出什么事。何况真一也不想连累店长。

“真一，是真的吗？”

真一面对一脸担心的店长，立刻摇头说：“对不起，现在我不清楚，情况有点复杂。不好意思，我今天可不可以就做到这里呢？”

店长看了看一脸高兴自以为获胜的樋口惠，又看看真一僵硬的表情。“嗯……没办法，你堂妹都来接人了。你可以回去，明天会来上班吧？”

“会，我一定来。”

真一回到办公室，立即脱掉制服。因为太慌张，袖口竟缠在一起。樋口惠站在收银台前跟店长有说有笑。

真一拿起平时随身携带的小包背在肩上，大步走向店里，拉住樋口惠的手臂就往自动门走去。

“我们先走了，店长。”

“真是不好意思。”樋口惠还在装客气，“真一麻烦你了。”

真一拖着樋口惠穿过马路，在街角转弯，往前畑铁工厂和前畑家相反的方向走去。他记得沿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有个公园，想先将樋口惠带去那里。

“喂，这样手会痛哦！”樋口惠抱怨道，但听在路上行人的耳中，她明显是在撒娇。一种亲密、娇弱、褒玩的语气。真一不禁有些害怕。

“不用拉我也会跟你走的，因为是我来找真一你的。真要拉人，也该是我拉你吧。”

“不要叫我的名字！”

“为什么？”

“叫你别叫就别叫！”

要去的公园逐渐接近，真一继续前行。樋口惠眼尖发现公园边有一家小咖啡厅，便指着那里说：“你看，好可爱的店，我们去那里吧。”

与其和樋口惠走进店里，面对面坐在一起喝咖啡，真一宁愿去死，自然不从。

所幸公园里人不多。学校已经下课了，但现在的小孩不爱在公园里玩耍。真一拉着樋口惠来到公园中央的树丛旁后，用力甩开她的手。

“很痛啊，你干吗？”樋口惠故意摸着手臂，白了真一一眼，“何必那么粗鲁！”

真一热血上涌，喉咙干燥，气喘如牛地呆立在一旁。这家伙疯了，不太正常，脑子终于出问题了。她已经无法接受现状，一味逃避，神经已经完全松弛。

“你……你到底想怎样？”真一好不容易吐出一句。

“什么怎样？”樋口惠故意装傻，“我只是不管什么时候都在找真一你，而且最后一定会找到。”

“要我说几次才行，我不会去看你爸爸，永远都不会。我不会原谅你爸爸的所作所为，绝对不会原谅。我期待看到你爸爸被判死刑！”

一听见“死刑”两字，樋口惠身上的少女模样颓然瓦解，忽然又变回原来的樋口惠。这里没有便利店的灯光，而且天空阴霾，但是她的双眼却射出寒光，原本微笑的脸颊僵硬了，白色牙齿像獠牙般从凸起的嘴唇里露出来。

“我不会让爸爸判死刑。爸爸是无辜的。”

“才不是无辜呢！”真一也大声反击，“你爸爸是杀人凶手！他杀了我所有的家人。不管一百次还是一千次，我都要说。你爸爸为了钱去抢劫，还杀了三个人！”

樋口惠瞬间退缩地眨眨眼，旋即又恢复战斗的姿势。

“没错，他是杀了人。杀了你那笨妹妹、你装模作样的妈妈和没用的

爸爸。我爸爸是杀了他们。”接着她就像盯上猎物的猛兽一样，以更尖的声音叫道，“可怂恿他杀人的是你，都怪你！”

真一被狠狠一击，立刻僵住。樋口惠很清楚自己的攻击效果，她的脸笑得像一大朵花。

“不都是你怂恿的吗？”或许是为了压抑过于激动的情绪，樋口惠一手按着嘴唇说，“你到处吹嘘你家有巨款，爸爸才会起那个念头。责任在你，你当然应该跟爸爸道歉！”

肩上的包掉落在脚边，真一感到一阵眩晕。

“对不起，我的声音太大了。”一如确认形势对自己完全有利，樋口惠探身看着真一说，“我也不想说这种话，真的，我不想说。你不肯见我爸爸，所以我一气就说出来了。”她撒娇般触碰真一的手臂。“好不好，去看我爸爸嘛。跟他见面谈一谈，你一定会原谅他。你也能松一口气，毕竟我们都是同一悲剧的牺牲者。”

真一闭上眼睛。眼睑一片血红，鲜红的色彩翻搅着他的心。

我要杀了这家伙！

杀死她，现在我就能杀死她。我能毫不犹豫地徒手杀她，将她碎尸万段。

真一的手动了。他低着头，紧盯着路面，身体僵硬得肩不能动、脚也无法移动。只有手，手指在动，就像沉睡中的野兽闻到了猎物的气息而醒来。为了触碰猎物，五只手指开始蠢蠢欲动。如果其中一只碰到了樋口惠，其他四只势必会群起攻之。

这时，公园那头有人呼唤他。

“真一！”

真一瞪大了眼睛，立刻就明白是谁的声音。这声音解开了束缚他的咒语，他立刻重新掌好舵。

回过头看时，只见水野久美挥舞着手逐渐靠近。她脸上浮现开朗的笑容，脚步轻盈，几乎无视理应一同出现在视线里的樋口惠，专心注视着真一。她似乎是在沉默地鼓励真一：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你等我来救你。